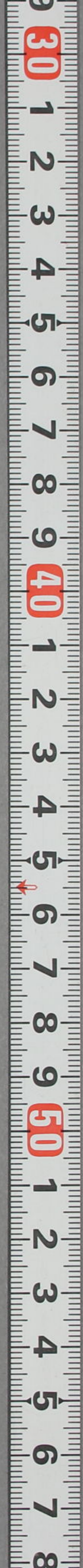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二

口 13  
2214  
2



信  
22/4  
2

郭註其人辭者  
不壽則人然人  
問之委故世二

其意唯無心而  
不自用者為能  
隨變所適而不

有其累也  
李註人問世者  
涉世也

無其本也

郭註無所依者

莊子因卷之二

內篇人間世第四



三山林雲錄西仲評述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非幼冲可待其行獨非師傅可得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好用兵而自以為輕用民死者以國量平澤

若蕉以國量猶牛馬谷量之義平澤若蕉言死者如民其

無如矣既不能堪又不敢言以彼不見回嘗聞之夫子曰

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為救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以

人間世

了。越絕不可為者為之不可為者亦為之則善之道樂矣沈註百醫守一病適達其上而不能以少間也。陸註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求故曰存諸已揚升毫曰以我之善攻人之不善則有好善之累故不為或曰何暇至暴人之前而思謀之道

日所聞於夫子者想出諫過庶幾其國有瘳乎。言所以往之法。即下文所謂政法是也。庶幾其國有瘳乎。言所以往有瘳與醫疾。仲尼曰。讓若殆往而刑耳。不但救不得衛且句。呼應佳絕。夫道不欲雜。雜則多。不虛則多。則擾。定擾則憂。未定必為人所憂。而自憂而不能自救。已無真本領。止就所聞。思其則自然不免此弊。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但無化暴之具。不矣。已上單就顏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流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獨居知出乎爭。與人名也者相軋也。獨居美名人亦知也者爭之器也。與人爭勝人亦思傾而奪之。思勝而攘之。一者凶

德既厚矣而不聞矣而不用爭。然未能使人悅服也。草坤曰。終言欲化人不宜自見其美。

若殆為人蓄其往而刑句相此以緩筆沉吟言何用汝而求異于人乎。董乘詔告也汝唯無告王公則

器非所以盡行也。盡德而行則蕩。盡知而行則出。皆不免以存之法。比且德厚信。有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人。即德不蕩而知不出。無名爭之凶。但承形其短。使彼不能堪。反以我言為蓄害也。蓄人者人必反術。江南古藏本作術。義較優。應從之。蓄之。若殆為人蓄夫。暴人必不自認有過。而受諫亦將加乎人。又不可不思。所以存之法。比前又深一層。氣字心字。看得甚細。下文聽之以心。聽之以氣。與此呼應極靈。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其美而不加蓄。是悅賢惡不肖之君也。其國中何患無臣。若唯無詔。不聞焉。用汝獨表異於彼乎。此必無之理也。

已言則必且乘  
久而闕其捷  
苦景  
陸註心且曲  
焉以順成之  
只得隨他

前邊多爭是明  
指顏子身上說  
此處多爭是暗  
指衛君身上說  
而是合說此是  
分說文之變也

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王公將乘汝之闕先而曰  
將焚之。目眩不而色將平之。色沮而口將營之。吻聞欲  
將形之。依違俯心且成之。且放過以為後圖。五句極為  
用叶韻。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欲救其過。反  
有謬於。順始無窮。若姑順之於始。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  
其國乎。順始無窮。恐將來無了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  
於暴人之前矣。勢必當彼不相信之時而極力進諫。是交  
上何暇至於暴人之。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是皆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囚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偪拊。俯身撫摩也。桀紂不肯  
自居有過。所以謂之好名。

是皆二字。及頂  
上文聖人云三  
是大賢說  
嘗以語我。發其  
病而藥之。連醫  
生都更此藥。  
趣端虛動。  
皆陽氣所充。  
而充揚虛端。  
也。陽氣充。  
語諸辭。是皆  
君。竟得上面端  
虛。勉一工夫。效  
驗。亦打便。  
而不相。案  
如。理之

引証上文名。昔者堯攻叢枝。咎敖。二國。禹攻有扈。國為虛  
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而無後曰厲。三國  
明知必取。禍而猶用兵。不止者。欲遂。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其貪耳。○引証上文暴人之所行句。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能勝也。而况若乎。能勝其臣。見暴人自用。難於匡救。即往  
能勝也。而况若乎。能勝其臣。見暴人自用。難於匡救。即往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誦我來。誦其必有勝。顏回曰  
端而虛。道恐其雜。而勉而。道恐其多。而則可乎。是有於  
定而不擾矣。或可勝暴人。曰惡。句惡。可。惡。字。斷其不可也。  
而無憂。此自救之法也。夫以陽為充。德充滿。孔揚。之甚。采色不定。無常。常人  
此。夫以陽為充。德充滿。孔揚。之甚。采色不定。無常。常人

探容與安焉也。此炫于外者乃日之德不能有成。况有大德以化人乎。若此而不化。彼將與我合而內不能合其善。其不可也。夫又外合而內不化。指摘人之庸劣。其去不信厚言。無幾矣。豈可免。當乎。皆問外曲。內否。所以問內直。豈其庸。所以問成而上比。皆救其偏。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

想衛君必將執用。全不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加罪而不。欲其外以童子之理。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趾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無求異。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疵。以為是之謂與人為徒。世無以眾人共為之事。而法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誨其過。有類於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非我。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世無加罪於古人。若是則可乎。存於已者。多作用。或可以免暴。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人之蓄而化之乎。雖固亦無罪。諫訓問謀極確。進言者之政法過多。而不探已先有心以感。之人不能無心。

二人問世

以應之矣  
林見素曰師心  
二字為下文心  
齋張本  
朱註師心並成  
心也

因別本白聽止  
抄耳自外入者  
在我無成心矣  
心氣與上文人

亦無從加罪。比之未達入氣未。雖然止是耳矣。此而已。夫  
達人心而強進言者不同矣。安可以及人而化之使彼忘其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進言受言之迹。猶自以心為師  
而有得乎。既不能化。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  
尼曰齋。方。字。吾將語若。欲告猶未。即告之。誠重。有而為之  
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為之。豈是易事。若謂容易。終未  
免落於人為。不離端勉。與自然之天。顏回曰。回之家貧。唯  
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果然。認曰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直掃。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  
志。將心之所之。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事有所聞。耳擊  
打成一片。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受而心則有制。

心人對...  
陳言文子同上  
學以神聽中學  
以心聽下學以  
耳聽故一志所  
以全氣三三所  
以致虛三三所  
以集道  
若聽止于耳則  
心亦止于外見  
之符矣未始得  
使未用此功也  
陸註樂譜世網  
中也不然其名  
一以無心勉之  
無門是不開表  
誦無毒是不空

故聽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有所接。心猶逐而聽止  
於耳。不亂心。心止於符。不動吾氣。符猶符驗之合。即思不出  
句。乃志既一之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聽止心止之後。則  
效又深一層。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道本於未  
身不受一物矣。惟不受一物。方能。唯道集虛。道本於未  
不將不迎。而待物。與太虛同體。唯道集虛。道本於未  
者心齋也。釋心齋二字之義。已上實發不雜不多之道  
自己之氣。所謂至人先存。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諸已。而後存諸人者。此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使節下文。天使人使之義。猶言用也。未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不見有己。動。可謂虛乎。因夫子虛而待物之語  
存諸。夫子曰。盡矣。無可吾語若。此處方盡底告之。若能入  
人也。夫子曰。盡矣。無可吾語若。此處方盡底告之。若能入

乘道到因門  
多疾句沈註人  
惟述於深山絕  
迹世間易耳若  
在世間時行時  
止無迹之可尋  
為難為天使以  
無為以無言  
之以無知為難  
不絕迹而行地  
者寧知力不用  
是謂無翼而飛  
唯此虛明心乃  
爭方變而皆忘  
故曰吉祥止止  
蓋止下止虛地  
或曰淮南坐馳

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而遊焉有徜徉自適之意樊藩籬也感觸也勿感觸其有過之名目。  
 入則鳴不入則止。語默因其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不別開門不自發藥渾忘物我與之共處而寄於不得已之中迫而後應則虛之極也。故近道。  
 已則幾矣。於不得已之中迫而後應則虛之極也。故近道。  
 感門字應上醫門毒字暗應上舊人句。絕迹易無行地難。  
 喻不為者易為。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為。動之以天而無迹者難。  
 毫矯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無行地所以難。聞以持。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為天使所以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心猶室也。吉祥止止。心至虛時無數妙境。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不然亦虛之中有未虛者存。如繫馬而止。身坐於此而心逐於彼。此愈見為天使之。

陸沈登冥宵明  
註坐元神化疾  
於馳傳沈浮真  
明與道合也止  
與不止各異坐  
與馳各異坐馳  
言必無之事也  
如此講總于上  
下文一氣貫注  
時辭捨湊便不  
成其段耳目則  
任其安靜心知  
則任其所之林  
註耳目本外而  
狗之于內心知  
本內而懸之于  
外虛也沈註狗  
猶狗地安撫之

難以偽也。又將上文交易之者。嗚天不宜。夫狗耳目內通。句而痛發之。以見心齋之不易為如此。  
 而外於心知。狗與循同。率也。率其聰明而通於內。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吉祥所以止止。鬼神實為是萬物之化也。無論其暴不暴。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化。伏羲几遠之所皆可以及化矣。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化。伏羲几遠之所行終以此行之。而况散焉者乎。散衆也。言衆人尤當以此為存諸人之方。散衆也。言衆人尤當以此為存諸人之方。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疑有舊怨。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以國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大國使者雖而不急。但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以權不人之求。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以權不人之求。

意

猶言無論成不成也

其說變人連旨已先欲清矣

懼伏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太寡不道以懼成  
 兩患字。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不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  
 人權然成事者。德者能之。能置身於功罪欣戚之外。引夫子言止此。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平  
 薄於自奉。費無欲清之人。即司火者亦不久立。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冰。忽欲我其內熱與。必非外面。吾未至乎事之  
 情。尚未行事。而既有陰陽之患矣。業已若事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又不免取罪。則是兩患。為人臣者不足以  
 任之。受不子其有以語我來。問所以免。仲尼曰天下有大

非因

卷之二

六

陸註忠孝皆在  
 已心如使其事  
 心無功。為人  
 欲所奪則因物  
 有迂而忠孝之  
 念移矣沈註若  
 乃自事其心者  
 亦有道焉下文  
 所言是也

戒一。戒法。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心。其命相屬是。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分  
 是以人。是之謂大戒。解二大。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不以。孝之至也。正是不可解。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正是無所逃。皆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問陰陽之患  
 二患。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三字是全段關  
 之問。只當盡人道不必復計陰陽也。然欲免陰陽之患亦  
 當於此着脚。故下言托不得已以養中。人道陰陽無二致  
 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何暇。夫

非因

卷之二

六

人間世

陸註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順靡

莫疑之也始則明相搏擊後必暗算取勝也或曰淮南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計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又曰始於都者常大於翻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子其行可矣已上答他不丘請復以所聞復也凡交近則

必相靡以信靡也信將驗也近遠則必忠之以言遠者

非詞命無言必或傳之全藉使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當

言時已有此疵凡溢之類也妄過當之妄則其信之也莫

也莫無莫則傳言者殃於傳者所以為難故法言曰古書傳

其常情不喜不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免於殃已上論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如戲劇

過甚故各出其奇巧至於死傷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風波起成無端

李註言之發激

乎人既激矣將

其怒非突發

乎故忿之設也

無田巧言偏詞

每過突不執

正理如獸死不

其好言或言帶

然而出則所者

並生死心忿發

此出矣起者貴

以太切按者認

平亂恭至則多奇樂如實筵飲酒始則威儀卒則號呶以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信鄙薄也凡待人始相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若不慎之於始而以苟簡為之

與鬪力之多奇巧飲酒之及其將成其事必大不可收拾

多奇樂皆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關係行者實喪也

於言行加故忿設無由忿怒之施巧言偏辭巧則不誠

死○不○擇○音○氣○息○弗○然○原無他故巧言偏辭巧則不誠

心○厲○也○此忿設之由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則積怒成患而相賊害也心厲既生必急而考其實使

不知其所終矣。彼不堪。自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實喪而危矣。○

沈註在入晉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乃忿公。知而故問也。公

朝成須及乃可。人所敢知也。與此意同。故法言曰。無遷令。於所傳之中。無

強而成之則勤。成非美成也。黃玄言曰。乘物。二句。猶前章入。則鳴不入則止。意。

前俱解其人事。之患。此二句是。辭其陰陽之患。改。君不可挽回。則不可不慎與。慎其始。○已上論使者臨時應

對之道。自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句。且夫乘物以遊心。物

付物。不以成。託不得已以養中。無所逃之戒。至矣。何作

為報也。此外更何所作。為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為莫若

忘其身。以免人道之患。若命。以免陰陽之患。皆所謂致命者也。然此非人所易能矣。○已上答他。惟有德者能

之國。傳不道之問。陸註。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問。

備人間世所難。也。莊定山曰。通。意所言。皆權變

之術。莊子蓋言。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已也。沈註

身則宜就而不。宜逆。以順相從。可也。則宜和

而不宜同。以幾。相濟可也。此猶。未及也。就而順

之過者。無。形莫若就。將順。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之恐。與。和。不欲出。之恐。與。形就而入。且為顛。為

不內者謂靡弱  
不植而弊之淫  
比也和而美洽  
可在於內而不  
可出於外出於  
外者謂淺露不  
藏以自顯伐也  
為顯為滅即載  
晉及湯也  
達之二句是主  
前後俱是推原  
其當然之故  
貴山谷曰連亮  
三喻使量已量  
不無伐美應無  
犯怒心

為弱為蹶大閑蕩盡此為無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譽望所歸在彼視之直以為不祥彼且為嬰兒亦與  
之為嬰兒好童心此為有方所以危身之患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法不循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甘處卑汚六句達之入於無  
疵達之自此至彼而順導之也隨機引誘自使彼得為無  
過之人亦不必其知所以過矣此句是和而不出妙用  
已上寓有友於無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方之中為兩全之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怒奮是其才之美也是自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某詩汝善以犯其鋒猶螳臂當車  
處已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之喻

或曰列于此下  
復六然則吾豈  
逆之使怒哉亦  
不順之使青也  
夫豈之復也必  
怒之復也常  
善皆不中也  
將之撰殺僕緣  
之查也  
取曰虎至暴而  
順之則馴馬至  
馴也而驚之則  
暴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決碎也。虎殺物碎物必奮力張  
威。或傷時其饑餓達其怒心。順導之以殺其怒勢虎之與人異類而  
及他物。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養虎者當常防於平日夫愛馬者以  
筐盛矢。以蜃盛溺。以文蛤飾溺器適有資童僕緣。僕附也。詩  
大雅景命有而拊之不時。突然驅於馬則缺銜毀首碎胸  
僕亦訓附。馬驚而逸其毀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所及偶踈將平日  
更甚於蚤。蚤之噬。愛馬者亦不可暫忽於一時。及偶踈將平日  
盡棄。可不慎邪。愛馬者亦不可暫忽於一時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地見櫟社樹。此二十五家之私社也。  
其大蔽牛。牛立於樹木之後而不見絜之百圍。抱其高臨山十仞而

司馬云脂出而  
構然  
王元美曰匠伯  
明于鑑不矣  
不有上神  
工真與以至  
莫不然何托夢

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古剝木為舟。大始可觀者。用十數。即其旁枝也。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怪之。曰已矣。勿言之矣。以其不。散木也。不於用。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音專。松心木為構。液暗出。如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久不見伐。○言所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乎哉。女以予為散木。將何若。將比乎。於文木邪。文華。音查。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美者實熟。

或曰淮南我亦  
物也物亦物也  
以相物也註物  
亦物也何相名  
為物也據此相  
字太非也沈  
註汝非物一者  
奈何物我匠石  
以不才無用為  
散櫟以才有用  
為散  
弟子仍是前見  
諸解於以幾擊  
之二句都無解

之矣也  
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漏其。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以材自物。莫不若是。人在內。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費盡多。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亦嘗為人覬覦。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早培擊於。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奈何物我匠石。自省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伯非用世者。可稱為散人。但未有得手工夫。猶在幾死之中耳。安知散木作用之。匠石覺而診其夢。○已上言無用。正所以為大用。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既急求無用。而為曰。若無言。以不知者。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詎厲也。彼不當言也。

過寄迹非托社以求全正欲借此不為社者且幾有難乎  
 為不知已者譏議不肯令人識破  
 即不為社有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別有求全道理義不  
 幾人翦伐乎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非可以常義揣度  
 此段言有  
 用於世者亦以無用成其用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  
 其所翳翳陰也其枝所蔭千乘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不知其名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  
 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木  
 也無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  
 不已酒病日醒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

或曰通雅檀前  
 曰和牆曰揮傍  
 公紀皆履蓋如  
 今黃楊木類木  
 細理者難大非  
 死死同  
 或曰喻一作譽

也或曰司馬言  
 金一也則當音  
 單矣智謂神乃  
 神之神檀弓為  
 柳音僻按音說  
 如坏解祭而解  
 于神也循木解  
 祀見漢郊祀志  
 解罪求福也揚  
 遠卷曰見河病  
 之人難以祀祀  
 屬巫祝沈註言  
 有以沈河而  
 祭如西門豹事  
 可見

大也無新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宋有荆氏者地名  
 宜楸栢桑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杙杙  
 之架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  
 應上拳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  
 者應上軸解句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以有異材故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所以不能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解或作書名與  
 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河以牛豕人  
 純体有異與身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  
 有疾者皆不用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得免於適河之患此段言  
 無用於世者亦以無用成其

沈註古人專在  
頂後控鐵鏈衣

支離疏者病僂。願隱於齊。膺。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五

管在上。五管五臟。兩髀為脅。髀大臠也。五。性鐵治鐵足。

以餽口。磨針浣衣。鼓篋搗精。足以食十人。籩米餘力在外。

身為之。故擅其能。在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不慮。

其為。家已。可以自遂矣。為役。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慮其。

粟則受三鍾。十九斛。與十束薪。獨受厚賜。在國。夫支離

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

其德。即無所可用之音。此段言無用之人。無在而不再受用也。

司馬曰。箕。同。箕。小箕也。簡米曰。箕。沈註。知。周。方。物。而。及。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推。以。不。於。辟。杖。與。物。實。而。無。疵。

宗子相曰。首以  
仲尼起以孔子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遊而。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結首事設言後  
以實事形之蓋

衰也。不當出。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時不可得。即天

借實以形虛也  
免刑便是福不

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方今之時。僅

免便是禍臨人  
以應則自窮也

免刑焉。所以念生。僅者。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載。承也。爵祿

或曰迷陽見困  
學紀聞下而吾

輕甚矣。世人乃重視之。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刑戮似無所

字見聖人之身  
即接襲之身何

去之術。四句皆慨世之詞。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賢尚

等愛慕迫切  
人間世是言入

之道所。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步步危機。不敢放足而行。即

世之難。類。因。請  
行。是。未。知。其。難

以可已。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蔽也。有芒而味苦。山間

者。用。往。而。謂。句  
一。噫。便。得。通。融

入山。猶恐蔽之芒刺。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路之險阻。不得

塞路。傷人。不能前往。吾行卻曲。無傷吾足。不經涉。猶恐攀

文勢一有盛住  
下復緊根本句  
細利其搜步  
皆入世人所需  
步二皆入世人  
所苦外合而內  
否且稍進而為  
管多法而不謀  
不及化而無益  
然豈能終不入  
世乎惟虛而待  
物則万物自化  
吉祥止二而免  
刑矣葉公之僕  
是知其難而求  
免于難者答語  
句一欲免其難  
却仍句二是難

入後點出此其  
難者一句勢如  
殺奪高致別形  
羈集立于文之  
四隅皆能仰望  
此句顏闔之問  
是見其難而策  
以忘其難者然  
能則達之入於  
無疵不能則無  
驚怒之而已若  
是者皆以良材  
有用而為世界  
也苟如標社之  
樹商丘之木尚  
何累哉倘以人  
不能厚州木之  
無知則何不支

升于因 卷之二

足之難自取傷耳。四。山木自寇也。山以生木。膏火自煎。膏以引火。自銷其質。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段言用世不用世。在乎其時。不宜以材取禍。是穿盤。人不能離世而自遂也。入世出世。總無不寓諸人間。故曰。人間世云。然以入世之身。必思所以用世也。不知以身用世。必其身之不為世用。而後得以成其大用焉。故或匡君國。或盡職守。或弘教育。大約因物順應。而無容心。則世籍身而有功。身涉世以無患。是入世也。而出世

焉矣。篇中虛齋是第一義。為上乘人說法。無遷無勸。次之。形就心和。又次之。而總以材美為戒。善哉仲尼之告顏子也。不信厚言。無取爾。端虛勉一執。而不化。無取爾。太多政法。而不謀。無取爾。皆以其人而非天也。惟虛而待物。斯萬物之化歸焉。聖賢用世之極軌。莫不由之。豈僅為請行之術者言哉。雖然。未可驟為用世者。道也。葉公之奉使。則有傳其常情。戒其過度。遊心養中。無所作為焉。其所謂人道之患。陰陽之患。舉無足慮矣。顏闔之為傳。則有形就不入。心和不出。達之無疵。無敢積伐焉。

主之明 卷之二 人間世

雖其德有材而  
作無材之狀所  
謂大隱在朝市  
攘臂其間又何  
患焉不然縱聖  
如孔子亦難免  
矣顏淵是未知  
人間世之難者  
故以發端孔子  
是備歷人間世  
之難者故以作  
結想莊叟落筆  
時胸次有無限  
悲感借此以為  
發洩之具而人  
且比于曠達真  
曠目而不見丘  
山者

其所謂無方危國有方之身舉無足慮矣若是者身雖  
用世亦其身未嘗為世用也故以不用成其用者物莫  
不然櫟社樹之蔽牛也以其散也所以異於文木商丘  
木之芘賴也以其不材也所以異於楸栢桑若支離疏  
以其形之不足既得免於兵役又得與於粟薪是不特  
遠乎世之害而反資乎世之利則支離其德者可知已  
宜楚狂接輿以有用之用無用之用為孔子告也曰來  
世曰往世入世之情窮而出世之術深矣此人間世之  
旨也文之古與離奇細讀方知其妙

郭註德充於內  
忘物於外內外  
玄合信若符命  
而遺其形骸也  
或曰淮南與至  
人居勇者表其  
氣會者消其欲  
不言而能飲人  
以和又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為  
變豈天地覆背  
亦不異之於抱  
矣審乎無暇而  
不與物標見事  
之孔而能守其  
宗註珍抱猶持  
者也暇猶曩也  
遺棄也此二層

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  
於仲尼曰王  
相若○三  
字警拔

魯有兀者王駘則足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言其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刑餘不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相若○三  
字警拔

立不教坐不議  
虛而往實而歸  
固有不言之教

立不教坐不議指王虛而往實而歸指從固有不言之教老子無形而心成者邪形雖不具而心之德

是何人也

是何人也叩其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奚假猶奚但○常季曰彼兀

者也而王先生

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為其與庸亦遠矣自是非若然者其

遺棄也此二層

遺棄也此二層

德充符

德充符

三

三

俱不與物遷矣  
際無形故不與  
物遷心成故能  
守其宗或曰准  
南自其同者視  
之万物一團也  
又曰不知耳目  
之宜而游于精  
神之和若然者  
下撥三象上尋  
九天橫靡六合  
探賈万物是聖  
人之游也我之  
耳目即物之耳  
目何用知之  
或曰不變曰  
不遺曰不迂曰  
常曰正曰冬夏

用心也獨若之何叩其無形而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  
得與之變身有始終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遺落也  
之物未有不歸變滅天地特有形之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大者耳即當變滅而此心猶常存審者知之精惟此一事實餘事則非  
遷審者知之精惟此一事實餘事則非命物之化而守其  
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宗也能使令物之化育而守其主宰全不常季曰何謂也  
下撥三象上尋九天橫靡六合叩其所以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一身之中  
探賈万物是聖人之游也我之是無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總出一氣是無不夫若  
耳目即物之耳目何用知之然者指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視聽聲  
不遺曰不迂曰常曰正曰冬夏色之類和即在省篇之處和外物篇之楚和德物視其所  
之至美至樂處也此言忘其為身端其為心者

青一也陳註  
被為已言其學  
非為人也而人  
尊之何也陸註  
常季道夫心亦  
人之常心耳人  
皆有之何他稱  
最於被哉夫子  
曰人心本同被  
固不能獨異但  
被守宗之心定  
心也人人之心  
動心也或曰准  
南莫鑑於流沫  
而鑑於止水以  
其靜也矣之登  
無能言其止  
而能有其止

而不見其所喪在萬物皆一處着眼不視喪其足猶遺  
土也於已實無損所以絕不為意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  
得其心審乎無以其心得其常心不與物物何為最之哉  
彼未嘗以物為事人惟見其為元者仲尼曰人莫鑑於流  
耳何故尊之問其何術能致從遊喻人以師為鑑惟得常心  
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喻人以師為鑑惟得常心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木之得受命於天  
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常心者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幸欣幸也堯以諸侯而尊為天子舜以側陋而成邑成首  
人皆幸其能止已之生以正衆人所以為生故最之也  
夫保始之徵萬物之始受理與氣以不懼之實此但守勇

莊子

卷之二

七

能止衆正  
此句解上物  
最句解下正生  
以正句陸註正  
如各正性命之  
正生即正性  
也。正性即守宗  
也。守宗即保始  
也。幸能正生是  
客乎無假以後  
工夫以正衆生  
是命物之化以  
淺效驗從註舜  
華能自正其生  
保始不懼二句  
乃由直養而至  
剛大通於夫  
皆在此處用力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可以壓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  
若是。要欲也。自要猶言自好守。而况官天地。府萬物。職曰  
官。司其藏。曰府。即命。直寓六骸。象耳目。即不知耳。一知之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直寓六骸。象耳目。即不知耳。一知之  
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見其所喪。心未嘗死。即死生不變  
覆墜不遺。有此保始本領。其可以壓服衆人。彼且擇日  
而致從遊之多。乃共徵也。二十七字作一句讀。彼且擇日  
而登假。待時至。人則從是也。人自來從。不待強也。彼且  
何肯以物為事乎。答他物何為最之句。彼且  
符之冠。其中精微之語。或曰。冠。王。冠。保真不廢其真。冠。保真不廢其真。冠。保真不廢其真。  
直。杜。丹。經。貝。葉。大。旨。直。杜。丹。經。貝。葉。大。旨。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

莫做問議論  
寓一獸者寄而  
無象象耳目者  
存而不用一知  
而不為物鼓心  
存而不與形借  
制命在內而不  
在外所以能扶  
日而登假也陸  
註登假道合  
真之意  
或曰曰春秋  
子產相鄭徒壹  
丘子林與其弟  
子坐必以車是  
倚其相于門也  
註倚置其相之  
寵于子之門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同。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敘前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問之  
止。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豈子與我共執中  
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固本然之辭。似  
政者。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自負其責。撤人於  
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  
有賢者。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取人。取以滋培。而猶出  
言若是。不亦過乎。是以塵垢。自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指其

莊子因

卷之二 德充符

十七

外不以加于坐  
也與堯爭善也  
此德于善也  
沈註自厚過狀  
飾辭強辨以為  
不宜以者多默  
然以言者憂悔  
過以居宜以者  
鮮若審其過非  
獨足不當也也  
不審其過非特  
足可也也時罵  
他此心已凶餘  
者豈有無益見  
已尚未能安之  
若命必待先生  
洗之以善俱是  
對面現身法非

猶與堯爭善。堯比伯昏言汝入先生之門。冀得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計子今日之德。未必能取大於先生。至於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自呈其過。乃既犯者。為不當亡。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呈其過。乃未犯者。當存足者甚多。不足自反句。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是德。答他計子之德句。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在羿彀中。且當必中之地。然有不關於有德無德。皆命使然也。不說已之受刑。為不幸。倒說人之不受刑。為幸。正見自以為不當亡者。皆不當存者也。把全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拂然而

百務有德也  
以必中論必得  
善承上言惟有  
德者能之故我  
遊于有德之門  
而期于必善也  
善註慎會上下  
文作不則者俾  
免講殊不知此  
詐落在人間世  
中作不則俾免  
則可在德充符  
中。外宜照德  
字。此按此說似  
有理。然不中者  
命也。句以不得  
善。命而安之  
乎不通。

怒。怒其以俾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知安之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是先生以其善洗濯我之怒。使我亦善。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既洗之後。久兀者。以不在形骸之外。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取大於先生。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出入間。又在。不亦過乎。再找過字。是句。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蹙然。立不安貌。已曰。子無乃稱。玩改容更貌句。則前此之容貌不善可知。亦為良貴。勢位刑戮。皆不能與。許。或曰。通雅。將海。公。乃。稱。皆。與。問。之。也。傳。謂。德。全。微。謂。德。多。曲折。隨筆。寫出。無不入妙。用轉筆在後。仲尼曰。子不

生子因

卷之二 德充符

其

沈註踵以別故  
行以謹也

未邪猶言高早  
也學子正認學  
於老聃或曰實  
煩通沈註未動  
兒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斷者不無趾曰吾惟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犯患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不說吾是以務全之也。這個若再輕用其犯患當  
求所以全之。其來猶可及。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  
也。○答夫子來何及句。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  
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言不當以兀見外。○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與講無趾出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非全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惡行可補學。○無趾語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賓賓眾盛

或曰。誠詭辭。詭學弟了也。舊計  
同。猶前子憚詭也。憚詭詩。變異  
感動之客。方密  
之曰。章有極音  
故亦稱極詭。愚  
謂。弟詭猶詭。弟  
今之釣譽。非詭  
而何。  
孔子之所謂者。  
乃至人。若以為  
枉措者也。生來  
如此。枉措。則非  
發學所能脫也。  
沈註。孔子他日  
亦曰。元天之戮  
民也。  
惡人。其孟子。且

彼且斲以誠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為已。枉措邪。講學則不能無異同。人所驚異。則名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  
其枉措。其可乎。若以死生同是非之意。講學則人不驚  
此解其枉措之法。可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孔子講學。不肯用此意  
以告之。孔子者。也。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孔子講學。不肯用此意  
乃至人。若以為。其受。好名之累。猶天加刑。非人所能解也。申徒嘉不知已  
之受刑。已為奇矣。無趾反說。夫子之受天刑。竟似已為全  
人。而以他人為刑。餘可憐憫者。真堪絕倒。莊文奇妙至此。  
○全段言德至無名無累。方算德充。非講學措累。可以為  
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醜貌者。丈夫

生子因

德充符

音

醜貌者

丈夫

有惡人同  
一本作其為人

不唱而常和  
是其工夫效驗  
特表公却未知

或曰且字衍

與之處者忍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丈夫思慕猶屬常事，婦人專以皮相乃又如此。

不知作何感，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先出智見

及而從其後，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救人

以望人之腹。望如月望飽滿之又以惡駭天下。容貌不和

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見識不且而雌雄合乎前

思婦人之請，用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已上言寡人召而

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

古有使其形者  
存而惡其天下  
不妨無使其形  
者存則必不愛  
之也  
運用三偷是神  
不全者  
藉註資助也

人傳國焉。授以國政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不以寡人

醜乎，自媿卒授之國。卒以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思之至已是何人者也

怪而問，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其品。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其品。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其品。

者，母既死而少焉，响若而視也。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

爾，以其母不得類焉爾。母形不能動與已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是運動此形者此言無

固其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妻武所資也戰

資別者之履，無為愛之。資給也履愛皆無其本矣。無用

或曰諸御諸嬪  
當御者當御之  
日不御不穿恐  
其傷也  
不穿耳恐其  
形而神亦不全  
陸註新娶之人  
不服殺以胼胝  
其手足  
才全是忘物不  
窮德不形則并  
才亦不可得而  
見矣故聞其和  
而不聞其唱

本故也此言無本領之人自受為天子之諸御嬪妃不爪翦  
不得人之所與又設二喻為天子之諸御嬪妃不爪翦  
不穿耳恐傷去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在家中供使形  
全猶足以為爾可以邀至尊之歡而况全德之人乎自然動  
又設喻上三喻乃反言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  
之此喻方正言之也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親未濟人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形者也才賦於天德成於已解見下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身窮達位貧富財賢與不肖毀譽名饑渴  
寒暑衣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無一而知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計也數者如環無故不足以

和豫矣而下至  
於悅界限極焉  
微范或曰淮南  
使神滯蕩而不  
失其充日夜無  
傷而與物為春  
則是合而生時  
于心也註充實  
也日夜論賦害  
也為春言養物  
也生四時化其  
心也又按外篇  
卻作隙  
成物和物均以  
此為美也

不可入於靈府看破之後故不足以滑使之和豫通而不  
失於兌通流行之意兌居心言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常常如  
無非也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應變也胸中自有四  
待物言出兌字於四時內取出春字總寫出一團和是之謂才全  
氣內外如一使人可親造語新關不可思議是之謂才全  
此全乎天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準水停之盛也盛極其可  
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準能內守其水而外不流  
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可滑則成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雖不形物自合乎前猶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  
水雖不蕩物必取則也

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歷

德充符

帝王作用不過治民而生全之。今吾聞至人之言，德不全而  
 知此者，自以為通徹之極矣。說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恐以身殉物，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望其以德相規，全段謂德充  
 然者，引喻闡發。語語未經人道。

闔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闔跂，曲足也。以趾行，踵不貼地也。  
 無脤，無唇也。舊註無脤非是。

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肩，細小貌。甕瓮大瘿說齊

桓公。甕瓮大瘿，項下生瘰癧也。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君

把全人倒看壞子，纔是說之至。落想甚奇。昔有悅  
 者，以天下婦人皆多一目，人以爲絕世奇談，不知其從此  
 竊去，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能忘即形不具，可以相忘。

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能忘即形不具，可以相忘。

脈管也。一個是下缺，一個是上滿。循本肩，細長之兒，周禮梓人云：數目，顧脰，註長脰，兒，蓋顧其肩。

以德惠意，接而不以。爲好矣。人不忘其所忘者，指形言。而忘其所不忘者，指德言。此謂誠忘。不忘形而忘德，是故聖人有所遊。寄

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鳥蘿，不

以心行，而得爲工。爲商，以技巧爲賈人之行。四者出於人之

接受之私。情開好惡是非之門。聖人則忘其所當

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於人原不割，無喪惡用

德。其心原無所不貨，惡用商。在己原不求售，何待技巧。不

忘其所不四者，天鬻也。不謀不斷無喪不貨四者，皆純天

鬻也者。天食也。天獨賣與聖人者，所以既受食於天，又惡

用人。所以不用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

李註：結蟻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柏鳥蘿，不

多事為故驚

或曰通雅

甚意今楚貴之

人謂事之甚者

曰警

承上無入之情

人與人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與人同也

屬於人也形在天地間為最小之物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警大貌德之大不但與天同體竟自成其為天聖人不忘

其所不當忘其效如此前段以形之可忘提起轉入德

情者欲求其德之充以為符手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七情俱無豈莊子曰然本來

物自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水石之類莊子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得道之用而為視聽

五官百骸既具此形貌則與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木石異矣欲不謂之人得乎此說非吾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言情本肯

分別情何得而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沈註人生幾何

所以不死者日

益耳不益生而

有其身得安能

哉

選字映左傳弗

太懼選之選同

言加罪也

沈註惜乎道與

女兒天與汝形

不以聰明才辨

為窮理氣性之

資而特以友入

者為怪也悲夫

意不覺是言德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也益生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言情欲亦非本有男女交而人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于外乎于之神勞

乎于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選子之形

道與天與二句見得此形原不易得乃致不得子以堅白

其用殊為可惜此意却在言外不可草草看過鳴

是益生矣全段謂有形而無德無以為

有得於已之謂德德積于中而驗於外若符契之白合

非形見者所得與也有德之人亦遺其體之可觀遊其

德充符

德充符

德充符

德充符

德充符

于外偏借虧形者說起一以見形不足以累德一以見全形者更當奮勉先無形而心成句虛三籠起旋轉到不此物通論出德字遂心于德之和氣充字保始之微撤出符字皆指語鍊滿山紅葉幾於無座可乘若夫洗之以善而形骸不知解其桎梏而條貫始一俱是德中所

心於獨尚毋論為何許人即刑餘醜厲之徒在世所差稱駭異者無不可以為師可以為友可以為徒使人樂與之處而忘其為形全或反以形全為不足與也豈有他謬巧哉亦其心有天遊而不以人之情自累也有德而無形者尚能如此况有形乎篇中曰無假曰守宗曰和曰保始曰形骸之內曰尊足者存曰成和之脩皆德之註脚皆德充之實理段段雖說重德輕形却見得此形原不易得有人之形便當遊心乎德以期無負於天與玩末段語惠子意自見游心乎德將奈何即所謂外

有步武未唱常和則以才而轉乎德天雷與天食則德充而無用才若不知充德而徒思益生則所益者形而所損者德也與兀者惡人無厭大瘳相及矣豈天選其形而使之受罪哉通篇細賦風光遠行近折倘執着刺水殘山反錯過真源妙境矣

形骸者是也如王駘不過一兀者耳乃與夫子中分其教惟遊心乎德之和故以彼一知之所知本未肯以物為事而物從而最之也非其德之充者有自符乎故自世眼而論申徒嘉有不可合席於執政鄭子產誠不能取大於先生自道眼而觀不但無趾之足似未罹乎世患而夫子之學反若陷乎天刑誠以德之所存在彼而不在此也是故魯公之信哀駘它也以其才全而德不形也衛靈之悅闔跂齊桓之悅甕菴也以其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聖人於此知所從事矣同者人之形異

莊子內德充符

大宗師第六  
李衷一曰：大宗師一篇，于言萬計，萬不得了死生三字，蓋首言天章末言命，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命之所以為者，而弗可得也，是其所不知者也。故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真人之真知，自天自命而已。知人之必有所待，而後定其當否，如下副墨之

者人之情，遊之以天，而知約德，工不相為用，自無有好惡內傷，以致益生之擾擾也。以視夫外神勞精于堅白者，為何如也。而後知德貴忘形，惟忘形者，方能踐形矣。此德允符之微意也。文之段段盤旋，段段換筆，神爽語雋，味永機新，雪藕冰桃，不許人間采頤。

內篇大宗師第六

子諸階級是也。倘所持未定，則且誤矣。為人誤入焉，天此所以必須真知而後可也。或曰：淮南有真人云云，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又曰：精神之所以登假，於道如此，註上至於道也。范註：心無思者，魂關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為者，神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為合。之而後，人事盡，而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天之自天理見。故曰至。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天之自天理見。故曰至。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知之所得與者，知之所知，即下文知之能登假於道者，謂以我所能知之事而養我所不可知之數。始終不輟。方為知之盛。大處養從容，以俟無所作為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語通篇之綱。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道。夫為知之盛，必待其終其天年，不中道。

莊子內

卷之二

大宗師

三

開而不及于物  
其覺所以無憂  
味而不味于  
甘陸註心有靜  
躁氣有淺深性  
定于內故出入  
之息常歸其根  
踵即根也玄家  
所謂命蒂哇者  
吐息謂其言在  
喉舌間吞不下  
吐不出支吾謂  
弄緒註為物抑  
挫其氣屈服不  
伸繫辭失其守  
者其辭屈劉註  
息之深者如藏

不知將來作何結局。若必待其事之既定。則今尚未定。為  
天為人。皆未可必。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必有所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而承窮通。不計也。  
不暮士。士。事也。不謀而聽。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得失不計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危苦不  
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此段言其處境之心。登假。跋至  
見得透方克有此。故曰。知之能登假。非道所  
謂。知其所知。惟此而已。此句承上起下。絕妙。古之真人。其  
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此段言其居身之心。寢覺食三句。提起歸重。其息深深句。  
言惟其如此。所以如此也。應命蒂也。又道及眾人。形容真

于足其淺者如  
出于喉其爽氣  
海鳥息之根蒂  
天機天然之氣  
機即息也  
息以踵亦不過  
靜極而深後人  
添出許多作用  
工夫。又失真人  
面目  
褚註指疑緣快  
狗逐之妄存物  
論不喜求不緣  
道  
華乘人助天者  
即老子狹其所  
居厭其所生求  
益於有生之外

人者欲之淺意。又勢波瀾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折。胎息經伏氣之說本此。死。兩不知字妙甚。若云。不  
死。說生不惡死。便淺索矣。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條然而往。  
條然而來而已矣。出。生也。入。死也。距。逆也。條然。往來無難  
死而。不念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上四  
其方生方死之時。此四句。言其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不  
念其所始。知自未始有始。中來也。不求其所終。知其終亦  
歸於未始有始而已。受而喜之。受生以後。無戚戚也。忘而  
復之。亦虛其心。以待盡也。今之求脩証者。猶落第。義不  
能與道。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道捐道。必求益  
於有生之外。因為以人助天矣。二句一串。讀上句。是以其  
知之所知。下句。是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蓋所知者。道也。所  
不知者。天也。不捐不助。方為。是之謂真人。此段言其宅心  
養法。一語是通篇扼要處。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三

者也沈註殺物  
非為成也生物  
非為仁也極如  
皇極太極之極  
言宜于物而物  
莫能窺其主宰  
也非聖人也心  
不怠矣非仁也  
容不寂賴不賴  
矣非賢也非特  
似之矣不通則  
失喜怒之中矣  
失已則難言宜  
物矣無故見殺  
于人以身身如  
下八人是也  
沈註賢能不失  
時稱天稱時非

無變于已方是  
真知故總結之  
寂靜其賴賴音  
也。其賴賴音寬  
時合也承  
上二句來。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與時合所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此段以  
總頂語下便層層推出來由心及身由身及人至用兵利  
澤仍如凄然煖然之意其通時宜物真人聖人無二道也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言知有天  
時而自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  
非役人也言不能役人徒受役于  
人耳玩下八人自見。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  
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賢也  
又曰朋疑明悞  
美而不明含光  
匿耀也  
或曰以下註全  
取郭美通雅那  
二崔言喜而  
不能止也崔猶  
崔也陳註潘平  
齋精于內發神  
于外也其乎利  
用于外不蕩于  
內也張本喜已  
世下三乎字並  
作也沈註秀當  
作廣或曰世勞  
之悞解散之  
美五大也循德

適其適者也。狐不借句至此只頂亡身不真二句來。上  
忘之非道見有心。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已下極形真  
為之用。狀義而不朋。言若不足而不承。以謙下人也。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與其自然貌所守。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  
懷而有。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邴喜貌。崔下  
實際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也似喜事而  
實不得已也。濔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與  
而應之也。濔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與乎其似也。與  
德日見其。厲乎其似也。警乎其未可制也。厲醜意若與  
而警然高放。連乎其似也。好閉也。悞乎其言也。連檢括之  
不入於俗也。連乎其似也。好閉也。悞乎其言也。連檢括之  
之意。緘默深遠而莫測者。實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以禮  
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以禮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七

而行漸臻于大也。與有足者道不虛。亦附物始顯也。陳註經中多以山喻道。以丘喻德。真人不勤而人以爲勤。是觀万物之象。癡天地彫斷之勞也。或曰。此有足者。自然不勞。衆人不知。尚以爲勞。于步者好之弗好。指人一指。真人所守其一也。一大德教化。其不一也。一小德川流。

爲翼。禮者。世之自以知爲時。知者。時之動。以德爲循。德者依而非我。制以刑爲體者。縛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以禮爲翼我作。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時至而事起。若不。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得已而應之也。丘。道岸也。因群德之自循。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真人也。如與有足者行。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所行如此。雖適人之適。亦自適其適。而已。何嘗勤而爲之。而人不知。真謂其勤行也。此段根其心。忘向來。見真人之全體大用。俱非有。故其好之也。其弗好之也。其一也。心而爲之也。其一也。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其不一也。其一心之所用也。真人之所爲。真人。既如彼矣。吾知相勝也。其心之所用。有一焉。心之所不用。有一焉。其用而

沈註。無心也。不好惡也。不一。不感異存。好惡迭異也。死生猶夜且由天。而不由人。固物理之常。以明天于衆人。尚生三不已。起下。况其卓乎之意。天愛衆子。况卓者。人附其主。况真宰邪。此一段餘波。正是天人之不期而合。于真人者。李註。人特以天爲吾所自出身。猶愛之。况生之

同者。有一焉。其用而不同者。有一焉。用而不同者。循乎自然。所以之天也。用而不同者。因物付物。所以之入也。天人不相勝。猶不偏用也。知天之所爲。是之謂真人。此段承上而物視其所爲。隱隱發明不悅生。不惡死。死生命也。其有夜之故。根上意。以生下意也。又總結之。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實理也。死必至之理。容不得一毫人爲。所謂知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手。此言當知所養也。卓者。卓立獨存之意。真。卽尊至親。不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馮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不能離於道。猶魚不能離於水。故以魚喻養。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天

所自出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不足新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身猶死之况。其真君者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息死者。亦無不同也。故曰。其一也。其不一也。或曰。淮南昧者。作樂者。又曰。無所適其。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根上心忘來。相忘纔是。所以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原非二理。生者如此。則夫藏舟於壑。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喻人之藏身。雖固猶不免隨其亡。即如吐納按摩。以求延年益壽。亦徒然耳。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有藏則有遜。無藏則無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亦偶然耳。如

形矣。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十變方化。而亦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沈也。犯範同人者。乃形中之一形。尔豈獨人形可喜。而方形無可樂邪。出入陰陽。循環於天地之間。物亦化。亦與之。亦化。亦無極。亦與之。無極。此所謂藏天下於天下。無所適聖人之所遊也。物

人之形。若胎卵濕化。能飛走者。正復變化無窮。何所往而不可。何所往而不樂哉。此形雖變。而真者未嘗變。所以遊於物之所不得遜也。若佛門輪迴之說。必求証果。反多所執着矣。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天老始終加遊字有間。此不過譽堯非桀一流人。尚未到兩忘而化於道者。乃人猶欲師效之。而况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為萬物之所繫命。而一化之所待成乎。此大道有情有信。所謂道也。道所以為大宗師也。諸解失之。無為無形。即所謂信而不見其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受而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道本在

莊子因

卷之二 大宗師

七

之所不得遜而  
我皆有神以存  
其中此以天下  
之道藏于天下  
正万物所係對  
面或曰犯人  
形者衆人也  
化無極者真人  
也善少善老者  
中人也作三善  
解陸註六極六  
合下者即風輪  
持之者  
陸註繫天地整  
齊世界也襲取  
而有之食母即  
老子所謂守母  
食母得道者亦  
易

物之先而能包羅天地萬象也。○到此痛  
發道之所在即為物之所不得遜者也。 稀韋氏得之以  
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北斗天  
故曰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 堪坏崐崙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  
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禹強北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少廣 官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  
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此段言道之所在凡得之者皆不  
馬辟 司馬遷也入元氏之系或曰善馬之無家也皆謂地神

不止于此教人  
不過信手指點  
才賦于天道成  
于人各有所長  
不必定言聞道  
而不用才也  
三日七日九日  
蓋所謂聖人之  
才故能之易也  
沈註物朝夕所  
須朝敬破群迷  
之暗網光天光  
之皎鏡也見獨  
不特言詮不著  
擬義斷前後與  
及際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  
吾聞道矣 聖人之道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欲受 曰惡 惡  
可子非其人也 無聖人 夫卜梁倚 名 有聖人之才 無不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聞道後用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易有其才教亦不 不然  
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教不輕 三  
日而後能外天下 不知有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 不知有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不知有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清旦朝徹而後能見獨 明  
已身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清旦朝徹而後能見獨 明

莊子因

大宗師

三

雜註人之在世。日與物接。其心乘八則。之而亂。重人則。櫻之而寧。千磨百鍊而後。或足知人之所。為之功也。

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獨往獨來。不逐世數。遷流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非可易至。即教者亦逐層有序。不敢凌節而施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此解不生不死實義。言生死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為物指不生不死者。於送迎之事。成毀之物。無不順者。櫻寧也。櫻而後成者也。此又解櫻寧實義。言經之難。既成之後。豈僅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以其無師色若孺子已哉。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

或曰通雅。參高也。參曠也。此字兼冷曠之意。人本無有。故以無為首。從此過本。故以生為首。死則可以坐任。不動。故以死為。或曰庚桑楚作以生為體。以死為。為。也。句猶言節也。贅言其形如贅。

需役。行以求之也。需役聞之於謳。歌以樂之也。於謳聞之玄冥。深杳也。玄冥聞之參寥。空廓之內也。參寥聞之疑始。疑其始而未始。立名色。謂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漸進而深。方是大宗師源頭。此段言下手工夫次序。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春。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指見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不措一語。人。俄而子輿有病。病。子祀往問之曰。子輿。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離疏段。陰陽之氣有沴。陰陽之氣所以造。

莊子因

大宗師

三

痛也。推骨二十  
四節。拘。率曲  
之甚。將者。恐自  
此更甚也。或曰  
通雅。辨。正。端  
。謝字。而人。說。為  
。輕。如。辨。先。之  
。音。因。別。本。又。字  
。極。有。意。義。言。前  
。此。者。造。化。既。以  
。我。為。人。如。今。又  
。將。以。我。為。此。拘  
。也。陸。註。是。死  
。生。無。交。于。已。之  
。意。前。所。謂。適。來  
。天。子。時。也。適。公  
。夫。子。順。也。  
。物。驅。殺。也。秋。氏

致。病。其。心。間。而。無。事。絕不。跼。躄。而。鑑。於。井。病中勉行。曰。嗟  
。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自見形而嘆其異。子  
。祀。曰。女。惡。之。乎。因其嘆。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  
。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雞能。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  
。予。因。以。求。鶚。炙。打鳥。彈能。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車藉。輪馬。能載物。而行。數句皆  
。言。體。之。分。立。義。既。精。造。句。尤。甚於病。僂者。上實言體之合。此設  
。幻。且。以。韻。語。出。之。神。妙。至。此。且。夫。得。者。時。也。得所當為。乃  
。失。者。順。也。失所當為。亦。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自然  
。無。此。古。之。所。謂。懸。解。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病僂。不  
。能。神。乃

莊子內篇齊物論

求解縛之說亦  
從此脫化亦或  
曰。自。物。者。解。拘  
。物。者。結。解。與  
。前。篇。同。意。註。非  
。矣。  
。陸。註。吾。又。何。惡  
。死。以。求。勝。天。也。  
。或。曰。准。南。子。水  
。行。年。五。十。有。四  
。而。病。偃。後。者。皆  
。高。于。頂。腸。下。迫  
。顧。兩。脾。在。上。故  
。當。指。天。註。子。水  
。楚。人。也。屬。音。歇  
。肝。實。也。惟。陰。奉  
。管。其。竅。也。煙。管  
。說。曰。括。撮

為。陰。陽。氣。纏。猶。有。物。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即惡之。吾  
。也。與。前。篇。懸。解。取。義。不。同。  
。又。何。惡。焉。結何惡句。此段在生存。俄。而。子。來。有。病。喘。喘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避。句。無。但  
。化。斥。其。妻。子。遠。避。不。當。環。泣。以。驚。垂。死。之  
。人。使。不。得。化。家。禮。氣。絕。乃。哭。即。此。意。倚。其。尸。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何。物。將。奚。以。汝。適。何。處。以。汝  
。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平。淵。海。曰。鼠。無。肝。字。彙。曰。有  
。實。無。臂。喻。或。化。為。無。物。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  
。亦。無。處。也。四。語。三。意。之。從。陰。陽。於。人。不。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猶。遠  
。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悍。忤。逆。各。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莊子內篇齊物論

大宗師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善，順利之意。生前如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也。是死後未必不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設喻奇絕，却惟樂天知命者能說得出。強為排遣者，安能如此直捷痛快。曰：此章沈一貫引黃蘗語論之，有味，文長不載。

或曰：在宥篇復之，撓三以遊無撓，撓無極，即撓而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

編曲，一曰編籍，一曰造哥詞也。

真與入叶，詞絕。

可說字上，隨手如一，意字不多，饒舌而本旨已顯。

與言無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遊

於物外，行相忘以生，無所終窮。相忘即下，相忘於道術言而無迹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莫然，猶忽然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生子因

大宗師

三

內外不相及一  
語點破後世必  
欲強三教為一  
家反為多事  
與造物者為人  
也辭作造人便  
為節外生枝  
或曰淮南慮肝  
腸遺耳目獨浮  
遊無方之外不  
與物相離礙中  
徒倚無形之域  
而和以天地者  
乎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即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  
者也出世法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入世法外內不相及而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不當向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  
而遊乎天地之一氣造物者為人也彼置身乎人之上以同  
初不死不生之彼以生為附贅縣疣本屬以死為决疣潰  
地乃復其舊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生死後  
故外其形骸借而托以為體耳忘其肝膽內體  
遺其耳目可棄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何去總付不知茫然  
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茫然無知貌塵垢之

或曰穿池夫子  
自道江湖乃指  
三人  
又曰天下蕭南  
方有荷人荀子  
玩瑤辨為荷華  
倚刺之行皆即  
奇字崎侔即奇  
耦也沈註人惟

為之業不為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  
乎世俗也耳曰哉憤憤心亂貌此言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何故必曰丘天之戮民也方內桎梏不能脫如受之天雖然吾與汝共  
之欲從方內而子貢曰敢問其方術也與上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待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俗禮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惟相忘雖在方內可以漸也子貢曰敢問畸人  
也獨遊方外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  
人世俗零頭之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贊其品全段根  
在字句

求簡不薄而後  
既已簡矣  
化易物則形既  
化矣若壽所不  
知亦化則連道  
心亦化或曰准  
兩有戒形而無  
損於心有終宅  
而無耗精註戒  
備也續宅身也  
精神居其宅則  
生商其宅則死  
言人且死精神  
終不耗滅故曰  
無耗精沈註賦  
形二有變化而  
可謂且宅且暮  
所徒之宅通雅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  
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一怪之虛名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謂  
知者惟簡之而不得毋喪大倫所夫已有所簡矣但無涕  
便使得原壤登木之歌便使不得此處極有分曉孟孫  
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去來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脩  
之數就字疑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即篇首  
孰字之誤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本不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此頂上進於知句來惟不知  
所以為進於知言與萬物同

且宅神宅也郊  
特牲交於且明  
即神明且晨也  
舊說申字之  
能非且宅較夜  
董晶是李本作  
恒皓乃字因別  
本訓如此崔本  
作惠疏本乃且  
合作宜吾之即  
我與我周旋久  
寧為我之意不  
知非之波不知  
即代為原諒被  
亦不知也此喻  
言人哭亦哭是  
率性而行豈汝  
當境亦然若執

在造化中不知化為何物如既死之人與未死之人彼此  
各不相知蓋本有不可知者在也今吾與汝拘於世法猶  
夢未覺豈能進於知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居喪之形有且宅  
而無情死情實也知人之生猶方且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哭是自其所以乃雖行世法乃自行其所以然四句頂  
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吾與彼宜相與各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即吾今日所謂吾之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太夢  
為魚而沒於淵非實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連汝今日惟之之言未必不如夢為鳥夢魚安可執造適不  
着七句根上夢未始覺句答他善喪無實之說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造適意之事不及發笑而心已適遇獻  
笑之人不及推排而顏已笑情之所至

莊子內  
卷之二  
大宗師  
三五



莊子因

卷之二

美而為之其仁美小矣為其樂而忘其樂則真之塗。所謂遊也。此所遊已。其藩已哉。○此段言心之貴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就行曰可。

矣。猶未也。第一層。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就居心曰。可矣。猶未也。第二層。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無所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

墮。枝體。離。黜。聰明。去。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猶太虛此謂坐

忘。第三層。上三層以損為益。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則

為體。而不偏着。化則無常也。化則形神俱妙。而不而果其

指同於大通言。丘也請從而後也。拘濫指離形去知言。此段言

賢乎。果如是。丘也請從而後也。心之忘亦有淺深。

坐忘曰。遺形忘。我行道而不見。其非坐之美。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美。乎。淮南作洞於

化通洞則無善也。按音即好也。然則好當說如字。朱註子輿亦貪。故裏飯不裏糧。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裏飯而

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大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飢不能成聲。而其詞促也。子輿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根上

知來求其為之。不得是知之所不知也。而卒歸之命而安

之。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語意若哀

若樂。怨而不怒。得風雅之遺矣。

大宗師者。道也。分見於天人之中。而獨存乎死生之外。

故不明而多生。異說入手以知。

道為師。舊說渾指大宗師為道。

大宗師是以大

天知人立為而帶真人真知句作紐是脩至德而至道凝者登假于道至不以心捐道乃一線工夫以下觀貼點二層跌出正是層翻進正質反質分贊合贊借贊陪贊明贊暗贊濬益不窮面二各異實真人所以贊道三即助入為真人此其環結之微意南伯子葵一段是知

莊子因

卷之二

三

所謂物之所不得邀是也言其所立故曰卓言其所存故曰真言其所歸故曰寥天一人貴有以得之然欲得之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斯兩忘而化其道以入於不死不生之鄉是人而天矣夫知之所不知則方生方死之時也而知之所知則有生之後未死之前也思有以養之似矣但以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為之必待於方生方死之時而驗之若未至乎其期則天與人之故尚未有定此知之難也乃真人真知無慮此矣真人之處境也其窮通成敗得失安危為事之

人之所為者子紀子與一段是知天之所為者子桑戶一段是知人而達于天者孟孫才一段是知天而渾于入者意而一段是跨于天而補以人者顏回一段是階于入而入于天者子與與子桑友一段是知人知天之久而為真知者脈絡本來井一藉以聯合控縱出沒奇幻使說

變者皆其心之所忘焉此知在而道在故也真人之居身也其寢覺食息為事之常者皆其心之所忘焉蓋天機嗜慾之興乎人如此及進而考其宅心也於方生方死之時無所分焉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無所係焉是心也道也天也人也一而已矣真之所以為知所以為養者非以其心之忘哉唯其心忘矣即推而出之由心及身由身及世通時宜物豈有外焉故心之未忘則大業每坐有心之弊而不足稱心之能忘則推行自多兼濟之功而成其美此真人心於世無偏用者其於

莊子因

卷之二

三

大宗師

天於人亦無偏勝矣。真人之為真，知如此。夫然後而死。生之故始可得，而詳言也。夫死生猶夜旦，勢所必及，命也。人所得而主也。此知之所不知也。然知之所知者，則有親於父焉，尊於君焉，卓也，真也。又天所得而主也。所以貴於養也，而養之又豈有他術哉？仍以其心之忘者用之矣。何也？蓋形生老死，人所同然。雖善於藏者，亦不免於遯。人知人之形不易得，而不知如人之形者，未有窮，惟藏於物之所不得遯，則無有遯焉者矣。此為之於有生之後，未死之前，而可驗之於方生方死之時。

者也。豈猶善天善老善始善終者，徒以善其形為養哉？若是所謂道也。聖人之遊，以此不惟以道本無遯，亦以得道者不一人。從未始有遯也。然而得此，豈易言哉？女偶之告，南伯子葵也。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合其用。三日七日九日，立其期。由外天下而及於無古今，是自外引之，使入。由為物而驗之，撻寧是自內推之，使出，則不死不生之道。於副墨洛誦漸求之，而漸遠者，誠哉其得之難也。雖然無難也。子輿之雞彈輪馬，而懸解因之。子來之鼠肝蟲臂，而鑪冶順之。此其得之者也。子反琴張與

造物者爲人而遊於天地之一氣。此其得之者也。孟孫才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此其得之者也。數者皆能以其心之忘而用之矣。以其心之忘而用之者必如意而子之息黥補劓。願聞大畧於未忘而求其忘也。必如顏回之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於既忘而求其無不忘也。至子來以天地父母皆不可知而一歸之於命。亦忘之極。則豈非得其所知以養其所不知之意也。邪。真人真知若此而已。此篇爲七篇之歸根結穴處。發性命之源頭。闡脩證之實義。直洩造化之機。以開仙佛之門。

此玉杵之神液。染指間便能羽化者也。若文之波瀾萬頃。百折滌迴。古奧雜奇。輪囷異木。非窺豹者所能測也。

應帝王第七  
褚伯秀曰內篇  
始於道通遊終  
以心帝王者學  
道之要在反求  
諸已無適非察  
然後外觀万物  
理無不存物存  
而已可忘已忘  
而養生之主得  
矣養生所以善  
已心世所以善  
物皆在德以充  
之充則万物符  
契宗之為師大  
宗師之本立矣  
措諸治道也何  
難內則為聖為

神外則心帝心  
王斯道之所以  
歛之一身不為  
有餘散之天下  
不為不足也  
不說明何事下  
面着解亦從對  
面落筆嵌空玲  
瓏之至藏仁要  
人是君的根本  
亦為人矣有人  
則不能合于天  
為馬為牛是民  
的氣象陸註非  
人天也沈註非  
人是人非入斤  
二察三行其實  
一也或曰出脫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疑是問帝王之道。或作齊

去。齧缺因躍而大喜。悟得所以行以告蒲衣子。以所悟

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怪其悟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平。用心為治。病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

非人。非人。欺偽之人。虞氏不能超出于泰氏。其臥徐徐。安

其覺于于。鈍愚貌。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自忘其

名也。無其知情信。情實也。情則不其德甚真。真則不偽而未始

入於非人。何嘗不得入。總未嘗雜入於欺偽者之中。以其

出也

莊子因

卷之二

以為帝王之道矣。○此段言得人。或曰淮南欲借與時二自以為為。自以為為。其視

之道有意為之。不若無意為之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所聞。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句。○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如三綱五常。皆

所以正人也。病只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人必受治。病只在。孰敢不三字。○三

在。以已出三字。接輿曰。是欺德也。謂。○本領既失。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勢既不及。而使蚤負山也。力又難勝。○夫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不過繩之。正而後行。確乎能

其事而已矣。正。各正性命之正。既正之後。而所行自合於。法制。確然如素能其事者。原不待繩之於外

也。○駁他。以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

具門官本作以已制經  
李註涉海必滿  
鑿河難成沈註  
涉海而鑿河無  
成功也  
猶言豈治外乎  
焦註鳥鼠避患  
曾不待教况民  
之不知曾不知  
二虫而作為經  
度以亂其常性  
哉是本郭註

陸註鳥鼠尚有  
避患之知。而百  
姓曾二虫之無  
知乎。使百姓有  
避患之心。天下  
安得而治乎  
知不知二虫也

其天為疑  
或曰厭猶干歲  
厭世之厭  
崔本肩作為  
林希逸謂詔故  
疑之

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若治其外。則民非

為患害。必有避去。如鳥鼠之高飛。深穴者。豈君人之知。曾

不如鳥鼠。而不計及此。耶。是欺德之不可治。天下如此。○

駁他。孰敢不三字。全段言以我強人。不如人之自為正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曰。

請問為天下。病根在無名人曰去。斥之。女鄙人也。何問之

不預也。不預。言無預於已之事。猶言不切也。發問不切。所以謂之鄙人。予方將與造物者

為人。解見太宗師篇。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厭。足也。莽眇。輕虛貌。六極。六合也。墳垠。曠

蕩也。○是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道理也。感

莊子因

卷之二

觸動也。言汝又何道理以治天下。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

觸動我之心乎。所以謂之不預。心於淡。無氣於漠。無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無失其自

而不參。而天下治矣。等事初說得最不切。繼說得最容易。以私意。

奇論異想。○此段言無容私心。即所以治天下。別無治天下之法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敏於向道。物徹疏

明。物情透徹。學道不勦。進不已。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問其

明王否。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

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且也。虎豹

皆瘁形憂心。在聖人視所問之人。與此等耳。之文來田。獵取。獲狙之便。捷。執繫之狗來藉。致人。如是者。

之文來田。獵取。獲狙之便。捷。執繫之狗來藉。致人。如是者。

此即與造物者  
為人以內工夫  
待天根未明故  
重以此語之  
比合也言具此  
三者可以心之  
不自聖入算起  
來只如香焚質  
易者之以技自  
累沈註言徒之  
治事技工之精  
縛  
司馬云羅籠也  
崔云繫也  
諸註發者爾來

二音天地篇作  
狸為是

可比明王乎。以才勝物而自傷。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知其非。而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已忘。化貸萬物。而民不恃。貸。施也。○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不能枚舉。其為治名目。但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居

使物欣然自得。其所固有。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居

化之塗。民作。為之迹。這等本領。原不待勞形怵心。以自

傷矣。○此段言為治之神。不使人見其所以為治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一見而決。且不爽。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指

國無不神之矣。○與列子見之。而心醉。喜之至。欲歸。以告

下文自失而走。互映。列子見之。而心醉。喜之至。欲歸。以告

壺子。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或曰淮南神巫  
相壺子見其數  
告列子。行  
沈報壺子。行  
持以天壤名突  
不入。机發於踵  
壺子之視死生  
亦存矣。註精神  
天之有形。融地  
之有。死自歸其  
本故曰持天壤  
不入。不恤也。  
與雌而無雄。壺

壺子。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子自喻未嘗遇言其更勝。○二句乃既見敵手無從拿。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出本領來列子。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吾與汝止盡其虛華形貌而未。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鳥得雄交接其卵始實不然雌。喻人有文無實算不得個道也而無雌又何化。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此駁季咸之詞諸解不清。使人得而相汝元抵也言汝以已之道與世抵敵而求必。而中以其售其技伸於外別無權變故呈於色使人得相汝。此駁列子之詞。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欲既。之見壺子試一。出而謂列子曰：噫傷痛。子之先生死矣弗杜權與杜德對。活矣不可。不以有數矣定其。吾見怪焉大異。見濕灰焉死。尚存或燃之時濕灰則不能所。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出不正故見怪。

沈註地文土色焦註不正。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藏心於。地寂然雖有生機之萌而不中猶大。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也。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可救。全然有生矣必不。吾見其杜權矣權稱錘喻應物之妙用。端倪甚有生意所以為有瘳必生之象相二次不但能。定人生死而且能起死回生行術之人慣有此副自贊話。寫曲曲頭曲曲。列子入以告壺子前番泣涕此番無喜慰字。壺子亦不受但見生。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遊心於虛猶。間一團生意無名象可指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即大易。只有發動之機自下而上繼善之善。

功人間名實之  
甫離陰陽而為性始所以為應物者嘗又與來又欲終明  
事雖不交涉而有類生道此不與世兀之又一机也  
交涉之端已矣下是生二化  
之机  
不存只說其條  
忽變更若說變  
化不測則不待  
相第四通而先  
逃矣陰陽二氣  
送相消息之机  
也或曰淮南聰  
明虽用必反諸  
神謂之太冲沈  
註如衡之平不  
可謂之昂不可  
謂之低觀相觀  
總收另講一段起下波嘗又與來欲使盡露  
謂之所盤桓也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變化不測非可以相定其死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老子曰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合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二氣為一氣不相勝也。既平屈伸  
往來有不可執。非生非死之觀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  
道。此不與世兀之又一机也。  
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總承上三觀言淵  
審舊作潘。水之盤旋也。觀。大魚桓盤相也。机發於踵。是觀  
可謂之昂不可桓。不震不正。是止水。不齊是流水。故曰此處三焉。至此  
謂之低觀相觀。總收另講一段起下波。嘗又與來。其無實處。明日又與之  
澗緊束。此文當家也。

或謂觀為大魚。  
便與散有生机。  
不相照心審如  
水之守土也審  
之審一定之局  
故謂之淵或曰  
觀鱗高之制小  
魚也觀蓋大小  
而用三淵名若  
到相完而後論  
及則平庸不堪  
矣用空洞無物  
之象而究轉于  
其前弟靡波流  
俱是季咸眼中  
看見壺子委蛇  
之象或曰埤雅  
弟說如稱詩言

見壺子。試四立未定。自失而走。無可壺子曰：追之。必欲詰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伎倆已盡。羞見鄭人。連性舍鄭國而他。壺子曰：鄉吾示之。  
往。踪影俱絕。此術士行徑也。寫得好笑。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宗性初也所謂吾與之虛而委蛇。與季咸  
如太虛寂感順其自然。乃不死不生。至道此。不知其誰何。  
不與世兀而自無不伸者亦無機之可名也。不知其誰何。  
彼捉摸。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湯漾故逃也。無所  
相。有文無實。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謬謂季咸得  
之態畢露矣。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道而壺子亦  
領毫末有聞。無學。三年不出。下手為其妻饜食。不如食。  
知安得不歸而自勉。三年不出。工夫為其妻饜食。不如食。  
人。無分別。於事無與親。不理俗事。三句無雕琢復朴。去

莊子內 卷之二 應帝王

素夷狄也。可文以塊然獨以形立。得其質不復知有文。○二紛而封哉。今塵直故知其返實。類塵美通實。雖處紛紜而內者不出。若有所封。一以是終。終身受用不

人從用是也。閉者然。○此句與壺子示人相映。一以是終。○此段段沈註。變忍辱也。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句見帝王應。

食平等也。無其世。不過此法。為下文勝物不傷張本。

親因心也。紛紜一繫封住。反跌。

無為名尸。聲譽無為謀府。籌度無為事任。衆務無為知主。

以道與世尤。聰明之總。○無為而無不為。故衆美交集。體盡無窮而遊。

夫忘帝王之幸。於至虛之中。非禁止之詞也。諸解欠受。

欲體而忘之。則無朕。未為之先。體盡天下之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其大無外而無所終窮。欲遊心之後。不過盡其天理之所。亦虛而已。○始終只一。至人之用。

于其際。則其小固。有亦不自見。其所得。○不逆應。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無內而無朕。北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不將。應盡其所受於天而

之。幾惟及其所。受于天而無有。無見得句。○能。○故能勝物而不傷。○此段是全篇實義。

焉之見。橫于胸。藏留也。

中則應以應之。而。沈註。渾沌池。故能時之。甚善也。能看破。然到得。擊震時。非特倏忽不知。即渾沌亦不知也。悲哉。良全感也。○帝王是言有。王者起。即以此。心之四問。而四不知。乃無言無。為大頭腦。恐落。在空際。故取恭。氏做箇心之以。

也。局。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擊窳說。是報德妙甚。世人之所以為利者。止所。白。人以為害也。着眼在此。佛家所謂認賊作子。是已。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段言有為。則傷其初也。

帝王所以為治者也。為治而自我為之。不若忘乎為我。以順乎人之自治。是雖為也。而無為也。而無不為矣。應者彼來。而此應之。謂當彼未來之先。與彼既去。

莊子內 卷之二 應帝王 四十五

天機子正而後  
行則養在我之  
中和順物無私  
則任万象之消  
息立不測而遊  
無有便是帝王  
之極功學問至  
此而後可以忘  
之也列子一段  
是立乎不測的  
步武無爲名尸  
一段是遊於無  
有的工夫如此  
則天下皆相與  
於渾沌之地而  
忘之以天則帝  
王之事畢矣奈  
何豈爲穿鑿而

之後而此仍立于至虛之地若未始有攬也此應帝王  
之說也夫爲治者詎不欲使天下從我而我有及于天  
下者哉乃使天下從我者則有蒲衣子所謂其知情信  
其德甚真者焉彼經式義度徒成欺德耳無以爲也狂  
接輿曰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是使天下從我不如使  
天下自爲從矣使我有及於天下者則有無名人所謂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者焉彼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  
不勸徒爲勞形怵心耳無以爲也老聃曰立乎不測而  
遊於無有是使我有及於天下不如使我自忘其爲我

胎害哉芬而說  
之則如十里蠅  
蚶冷入耳總  
而統之則如幽  
澗泉鳴隨風斷  
統非聽之以氣  
無從領賞其毫  
末

矣○然○則○爲○治○之○要○可○推○已○善哉○壺子之於季咸○其有得  
於帝王之用乎○示以地文○示以天壤○示以太冲莫勝而  
卒歸於未始出吾宗○是此之應者○未有窮而彼之來者  
反自廢也○亦惟無爲之故也○且人亦知無爲之爲乎○名  
之尸○謀之府○事之任○知之主○舉於是乎○取之故於未爲  
之先○體備乎萬有而不存其迹○既爲之後○適合乎本來  
而未見有加○至人之用心○惟虛若鏡○不將不逆○固有著  
於應者存也○其勝物無傷○豈顧問哉○夫然則不必使天  
下之從我○自無不從者矣○不必使我有及於天下○自無

不及者矣。若夫鑿其竅以自傷，是未應物而先敗也。於  
 帝王夫何有。篇中全以問答引証，末方說出本意，作結  
 起伏過脈，迥異常體。顧凱之食椹云：漸入佳境。讀此當  
 作如是觀。

莊子因卷之二終

